



良心茶遊記

飛虎隊在駝峰航線(下)

●良心

從1941年底到1942年上半年，飛虎隊主要在緬甸和中國西南地區上空與日軍鏖戰，這是飛虎隊戰功赫赫的一個時期。在緬甸，主要是保衛滇緬公路和保衛仰光。1942年4月，中國遠征軍和盟軍在緬甸的戰事吃緊，飛虎隊主力從昆明向緬甸轉移，支援盟軍在緬甸戰場的作戰。在日軍沿滇緬公路連通怒江的危急時刻，飛虎隊傾巢出動，連日對侵犯滇西的日軍部隊和裝甲車輛進行密集轟炸和掃射，阻截日軍搶佔惠通橋和強渡怒江。飛虎隊的空襲令日軍的追擊整整停滯了72小時。正是這72小時，令中國遠征軍增援部隊趕到了怒江邊，堵住了日軍，與日軍形成隔江對峙，為兩年後的大反攻奠定了基礎。

飛虎隊在中緬一帶完成了百多次作戰任務，擊毀敵機200餘架，有效保衛了昆明一帶的防空，然後將主力分別向重慶及以衡陽、桂林、零陵為基地的中國東南部轉移。1942年6月5日，飛虎隊一部飛抵重慶時，飽受日機空襲之苦的山城人民心情非常激動。人們擁擠在街道上，揮舞着帽子、衣服、旗幟，把小孩舉過頭頂……1942年6月12日，飛虎隊在桂林上空首戰日機，擊落日機約10架，在灕江上空一舉打出威名，極大振奮了當地軍民的士氣。

在美國1941年底對日本宣戰後，美國為自身的戰略需要和繼續支持中國抗戰，於1942年7月4日將陳納德領導的飛虎隊正式解散，其人員與裝備被整編為美國陸軍第10航空隊所屬美軍駐華航空特遣隊第23戰鬥機大隊，通常簡稱「第23戰鬥機大隊」。陳納德同時擔任特遣隊司令和第23戰鬥機大隊指揮官。美軍第10航空隊總部設於印度新德里，主要負責中緬印戰區的空中作戰任務，其中包括為駝峰空運護航。從1941年8月1日到1942年7月4日，飛虎隊在緬甸、印度支那、泰國和中國戰鬥，擊落日機200餘架，擊傷100餘架。飛虎隊有20多名飛行員陣亡。他們以有限資源在1942年中國抗戰最艱難的時刻撐開了一片天空，其歷史功績與象徵意義值得銘記。

第23戰鬥機大隊是中緬印戰區作戰的重要美軍單位，大隊骨幹為原飛虎隊成員。他們的機頭延

續噴塗飛虎隊標誌性的鯊魚嘴，被廣泛視為「飛虎隊」精神的延續。第23戰鬥機大隊的主要任務是：保衛駝峰航線東側終點(如昆明)的空運安全；打擊中國境內的日軍飛機與機場；破壞日軍在華南、台灣、緬甸等地的交通與後勤設施；支援中國地面部隊作戰。大隊成立後立即投入戰鬥，首戰即在零陵、桂林上空擊落多架日機。1942年10月突襲香港，擊落日機10餘架。11月空襲廣州，擊落23架日機，己方無損失。至1943年3月擴編前，第23戰鬥機大隊共擊落日機約149至337架(不同資料有差異)，有效牽制了日空軍在中國戰場的行動。

為了整合和強化在華美軍航空力量，奪取在中國戰場的制空權，美國陸軍航空隊於1943年3月10日將駐華特遣隊(包括第23戰鬥機大隊)擴編為美軍第14航空隊。陳納德任第14航空隊司令並晉陞任少將。駐華航空特遣隊雖然存在時間僅約8個月，但它是飛虎隊精神的延續，也是美國正式介入中國戰場空中作戰的標誌。它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維持了中國戰場的空中抵抗能力，為後續第14航空隊的壯大奠定了堅實基礎。美軍第23戰鬥機大隊現今依然存在於美國佐治亞州的穆迪空軍基地，據說他們的暱稱就是「飛虎隊」。由於陳納德認為只要獲得足夠飛機和駝峰航線的運輸優先權，就能用較小的代價癱瘓日軍。美軍於1943年3月將駝峰航線的指揮權也正式交給了陳納德。從此以後，駝峰飛行與第14航空隊同在陳納德的指揮下，兩者逐漸融為一體。飛虎隊的機翼與駝峰航線的航跡，共同織成了中國抗戰關鍵的「空中生命線」，用熱血與引擎聲寫就了戰爭的物資困局。駝峰航線這條用生命丈量的航線，與飛虎隊的戰旗一起，成為中美共同抗擊法西斯的歷史見證。1943年10月，陳納德為推動中國空軍現代化計劃的實施，又組織起中美空軍混合聯隊，自任聯隊長。聯隊以在美國或印度接受系統訓練的中國飛行員為主，飛機繼續以飛虎隊鯊魚嘴塗裝為標誌。1943年11月3日中美空軍混合聯隊在廣西桂林正式成立。同年11月25日遠征台灣日軍新竹機場，擊落敵機15架並摧毀地面42



●美軍第23戰鬥機大隊飛行員。 作者供圖

架飛機，重創日軍航空力量。第14航空隊初期核心任務包括護航駝峰航線、轟炸日軍據點與運輸線、爭奪中國戰場制空權。航空隊以中國昆明、成都等為基地，作戰範圍覆蓋中國、緬甸、印度支那。1944年，第14航空隊下轄多個戰鬥機聯隊和轟炸大隊，擁有535架戰鬥機和156架轟炸機。第14航空隊全盛時期，總兵力達到2萬人，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活躍於中國戰區的規模最大的同盟國重要空中力量。

第14航空隊積極執行以戰略轟炸和對空作戰為主的進攻性戰略，在華中地區與日軍展開激烈空戰，並通過空襲日軍在華基地、轟炸其運輸線和後勤補給，有效打擊日軍空中力量，直接配合中國陸軍的地面作戰。1943年11月常德會戰期間，中美空軍出動261次，擊落日機25架，地面摧毀12架，標誌着中國戰場制空權開始易手。1944年11月到次年2月，第14航空隊進行了要塞、據點作戰。12月18日轟炸漢口，使日軍在華中的主要空軍基地遭到毀滅性打擊。1945年1月17日對上海發動攻擊，擊落日機65架。1945年1月，陳納德命令第14航空隊重點打擊日軍補給線，全力封鎖日軍鐵路系統。自1945年元月至5月，第14航空隊破壞了日軍2,500座火車頭及5,000輛車廂，炸毀370座橋樑，擊毀2,000輛卡車。

抗戰時期，在中國百姓的眼裏，無論是最初的美國志願大隊，還是駐華特遣隊，或是第14航空隊以及駝峰空運隊、中美混合聯隊，其中的美國航空隊員都不遠萬里前來幫助中國打日本的。因此，「飛虎隊」這一名稱並沒有因志願大隊的解散而消失，而是一直得到了延續，成為美國在華航空兵的統稱。至抗戰結束(1941至1945年)，約有18,000名美國空軍將士赴華參加飛虎隊對日作戰，其中2,197名飛行員犧牲。官方確認的戰果為：共擊落擊毀日機2,091至2,600架，擊斃日軍約66,700人，並擊沉大量敵艦船(戰績數據因統計口徑不同而有差異)。

青 青子衿

●王喆

寫字時的母親

剛到英國留學的那年，母親給我寫了很多信。儘管每個周末都會用電話視訊聊很久，母親還是會在信紙上寫下大把的叮嚀，然後一封接一封地從香港郵寄到康橋：「好天氣的時候，一定要晾曬那件羊絨毛衣」「不要喝太多生冷的，走冰就最好了」「千萬不要同合租的同學吵架」……起初，每當與我合租的那位法國女生用帶着里昂口音的英文，一臉驚奇地把信從郵差那接來又遞到我手中時，我心裏會陡然生出些怨念：唉，都什麼年代，還要寫信——那個法國女生也一定在這樣想。不過，那一年冬天，當我必須在期末的考卷上寫字的時候，我一下子想到了母親——

兒時，在書房裏做功課，母親總會把水果削好，不聲不響地放在我的寫字枱上。她會偶爾看我寫字，也總能一下子看出我哪些字寫得不夠好：「一撇一捺，都要寫得伸展，運筆要充分，才不至於有小家子氣」「如果是一個字，從筆順上是右上方的『點』做結，一定要慎重，要緩慢又堅定。」——如果說我的中文書法還算工整，母親在我寫字時的這些指點，就是最寶貴的啟蒙，以至於我在20多年後，即便到了大洋彼岸，提筆要寫點什麼時，也會一下子想到母親。

那晚，我把母親的信打開看了又看，每一個字，都像電話視訊裏的那個窗口，讓我看見母親在香港家中的書房裏一筆一劃寫下那些不厭其煩的叮嚀。「兒行千里母擔憂」，母親的愛，一直都融在寫字的時光裏，不論是我的童年，還是海外求學的青春。

復活節回港探親，和母親一起去探外婆。一進門，便看見外婆戴着副老花鏡，趴在客廳的桌子上，為一幅剛完成的畫作題字。外婆退休前在大學教了一輩子水墨畫，如今也時常畫幾幅來解悶。「題字那麼小，多累眼睛，可以不那麼費力呀，畢竟，您的畫作已經那麼好了！」外婆拍了拍我，嗔怪地說：「這寫字呀，到任何時候都不能馬虎。字如其人，見字如面，即便是畫作的題字，哪怕只有一個字，也要認真，要把一個人內心的『氣韻』表現出來才行。」說這話時，她看着母親，也看着我。

那一刻，我一下子明白了許多——眼前的她們，都是母親，都在延續生命的同時，傳承着見識與認知，而在我的身上，那寫字時的一筆一劃，是外婆的，是母親的，也是我自己的。她們把一份深沉的愛，寫在我成長的路上、生命的詩裏，即便我走到海角天涯、走過萬水千山，也不會忘記。復活節後，回到康橋。我把母親手寫體的信，在臥室裏貼了滿牆。我要給那個法國女孩講一講漢字的美好，以及母親的愛。

作者為英華書院學生，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第二屆學員

詩 情畫意

●趙素仲

從詩經時代吃到今天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八十五 龍眼(節選)

——劉子鞏(兩宋時期)



劉子鞏 龍眼(節選)

幽林旁捉綠婆娑，
啜啜雖微奈美何。
地極海南秋更暑，
登盤滿足洗沈疴。

己亥秋
素仲畫

劉子鞏，字彥沖，自號病翁，南宋崇安人。父親在靖康之難時出使金營，被扣押後拒降而自縊死，劉子鞏以父蔭補承務郎，被聘為真定府幕僚。宋室南渡後，辭歸武夷山，講經傳道不倦，被稱為「屏山先生」，朱熹是他的門生。

龍眼在農曆七月當造，古代俗稱「荔枝奴」，跟隨荔枝末上市。日前有烹飪專家介紹一款「炸龍眼蝦球」。做法是將龍眼去皮剖開，取出核再釀入已煮熟的小粒蝦膠，隨即入油略炸即可上碟，做法及效果與蔗蝦相似。我將其改為將生蝦釀入龍眼內，隔水蒸數分鐘，取出後將汁液加生粉，埋玻璃夾。如此吃來，不會上火，味也清雅，有些像蒸蝦膠冬瓜夾，但龍眼比冬瓜清甜。

龍眼更為人熟悉的應是作為中藥或補品的元肉。元肉有益心脾，補氣血之功，對失眠健忘，精神不振有一定作用。吃法也有許多，可燉藥材，可配以花旗參加入蜂蜜同煮約30分鐘，能補虛益胃，促進血液循環。不過，元肉上火，也有禁忌，倘不必進補也就不進補好了，畢竟養生之道在多休息，休息是最好的補品。

浮 城誌

●羅大佳

母親的針線簸籬

母親有一個針線簸籬，放在臥室的角落，平時不太引人注意，直到有一天發生了一件事，才引起了我的關注。

那天天氣很好，放學時老師要大家幫收玉米粒。我一隻小手用力把玉米粒捧到口袋裏，幹得正歡時，生產隊一位女同學發現我的褲子上有個破洞，小聲對另一位同學說：「再怎麼掙表現，屁股還是露在外面。」那時候我學習成績不錯，是班幹部和學校的「三好學生」，平時挺受老師和同學喜歡的。聽到這話後，我感到自尊心受到極大的傷害，回家守着母親啼哭。

故鄉傘河壩是洪雅縣一個不起眼的小山村，那時物質匱乏，小孩子穿破衣破褲幾乎是家常便飯。那天母親聽說後，眼睛有點濕潤，從屋角裏端出簸籬，就着那盞昏黃的煤油燈，拿起針線替我縫補褲子。於是，我開始關注起這個簸籬來。母親的這個針線簸籬是竹篾條編織的，美觀好看，邊緣被磨得油光光亮。裏面裝着針線、剪刀、黃銅頂針、碎布片等，雜七雜八，卻被碼得整齊整齊。母親伸出那雙布滿老繭的手，用指尖

把線頭捻得尖尖的，捏起針，輕輕一送，便將線頭穿過了細小的針孔，找出顏色相近的布片剪好貼在破洞上，中指套上那枚黃銅頂針，頂着針尾，扎進厚實的粗布，一針一線地縫補着。小時候，我們的衣褲從來都是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衣肘破了洞，褲膝磨了口，母親就替我們縫補。母親的針腳細密又勻稱，如果不細看，根本看不出是補了。她納的鞋底，針腳密密麻麻，橫豎對齊，每一針都扎得很扎實。

我正胡思亂想，忽見母親不小心被針扎了手指，眉頭皺了一下，我正要叫她包紮，母親瞟我一眼，要我好好睡覺。接着用嘴唇輕輕吮一下手指，又繼續走線。我知道那些在母親手指間上下翻飛的針線活，隱藏着生活的艱辛和對我們的疼愛，於是和小夥伴玩耍時，總是盡量護着衣褲。

後來參加工作，日子慢慢好了，再不用母親熬夜縫補。可每次回到老屋，看見那隻被擱在牆角的針線簸籬，心裏依舊會泛起暖意。因為那是童年的溫暖，是刻進骨子裏的母愛。

文 化 解 碼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德國追蹤中國文物背後的歷史反思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在英法軍隊對文物的洗劫中，也有德國軍隊的身影，近年來，德國7家博物館聯合發起追蹤1900年中國義和團時期文物的項目，讓這些流失文物迎來了回歸故土的希望。這並非簡單的文物歸還，而是一場跨越120餘年的文物身世大調查，更是德國對殖民時代歷史的深刻反省。

這場意義非凡的溯源行動，始於2021年底。柏林國家博物館、漢堡藝術與工藝博物館、慕尼黑五大洲博物館等7家德國知名博物館，放下過往對殖民掠奪歷史的迴避態度，聯手開啟館藏中國文物的系統性清點工作。在整理文物檔案的過程中，研究人員發現了令人震驚的細節：不少文物的登記卡上，赫然標註着「1900年從北京掠奪」的字樣。在那個殖民擴張的年代，這種赤裸裸的掠奪標註，竟被當成文物的「正品證明」，甚至是侵略者炫耀的「戰功勳章」，字句裏寫着歷史的真相。

作為八國聯軍中出兵較多的國家，德國參與了對北京的瘋狂洗劫。經過初步調查，研究人員估算，僅這7家博物館內，就有數百至數千件瓷器、青銅器、卷軸畫等珍貴文物，都是當年非法從中國掠奪而來。

在此次溯源項目中，多件流失文物的身世被逐一揭開，其中紫光閣功臣像格外引人注目。紫光閣功臣像是乾隆皇帝效仿古代先賢傳統，為表彰沙場功臣特意繪製的肖像群像。整套畫共四分四批，收錄大清王朝280多位功臣，首批畫作由西洋畫師郎世寧等人指導，寫實感極強，每幅都配有滿漢雙語文，堪稱清代宮廷紀實繪畫的巔峰。可惜這套珍貴畫像沒能完整留存，八國聯軍侵華時中南海紫光閣遭洗劫，畫像被擄走流失海外。如今據說全世界僅存20餘幅，零散收藏在德國、美國等博物館和私人藏家手中。紫禁城西的紫光閣，曾懸掛着清朝歷代功臣畫像，是記錄清代邊疆穩固、家國安寧的重要歷史物證。1900年，德軍作為洗劫紫光閣的主力，將大量畫像肆意擄走。如今柏林民族學博物館收藏的一幅功臣畫像，正是其中之一。調查顯示，這幅記錄着乾隆時期平定邊疆功績的珍貴畫作，在1900年，被德軍士兵直接從牆壁上切割下來，轉運通過柏林藝術經銷商售賣，最終流入德國博物館，成為殖民掠奪的直接證據。

除此之外，維也納應用藝術博物館收藏的耶穌會地球儀，也被證實來源極度可疑。這件極具歷史價值的文物，極有可能是當年八國聯軍侵華時，從北京皇家天文台或宮廷中掠奪至歐洲的，歷經百年流轉，始終未能回到故土。

這場文物溯源，不僅是博物館的專業調查，也牽動了無數德國普通民眾，形成了跨越國界的歷史反思浪潮。在柏林舉辦的項目研討會上，150多位德國民眾自發前來，他們帶着祖輩從中國帶回的瓷器、絲綢織物等物品，主動諮詢文物來源，想要確認這些物品是否屬於掠奪所得。有德國老人的後代，從家中

閣樓翻出包裹在舊報紙裏的絲綢長袍、青銅佛像，主動提交給博物館調查；還有家庭坦言，祖上是八國聯軍軍需官，當年以「低價購買」的理由，帶回德國大批精美絲綢製品。這些民間線索，讓更多流失文物的歷史真相浮出水面，也讓德國民眾直面祖輩曾經的侵略行為。為了讓文物溯源更規範、更專業，德國研究人員編寫了《溯源研究手冊》，傳授專業的文物溯源方法，通過化學測試、X光成像等技術手段，結合軍事檔案、拍賣紀錄等歷史資料，幫助全球更多博物館甄別1900年義和團時期掠奪的文物，讓更多流失文物找到回家的路。

事實上，德國並非首次歸還中國流失文物，早在上世紀，德國就邁出友好歸還的步伐。1955年，民主德國(東德)主動向中國歸還3冊《永樂大典》和10面義和團旗幟，這批珍貴文物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接收，成為彼時中德友好的重要象徵，也為如今的文物追索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礎。

歷經數年調查，該項目在2024至2026年取得了諸多突破性進展。7家參與博物館篩選出86件典型文物開展深度溯源，涵蓋皇家官窯瓷器、宮廷卷軸畫、古籍文獻、宗教法器等多個品類。德國項目團隊還與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大學建立深度合作，雙方提供文物原始檔案，中方拿出清宮《陳設檔》等宮廷史料，雙方逐一比對，精準鎖定每件文物原本在紫禁城的擺放位置，拼湊起被戰爭撕碎的歷史原貌。這種「共享歷史」的跨國協作模式，打破了以往文物追索的僵局，為全球流失文物歸還提供了全新思路。

項目負責人克里斯汀·霍爾爾德明確表態：「如果確定是掠奪所得，歸還是理所應當的。」德國文化界更提出核心原則：若無法證明文物是合法交易所得，在道德上就屬於掠奪品，理應歸還中國。這種從學術調查上升到道德反思、歷史清算的態度，為全球八國聯軍流失文物追索開創了先例。

一件件流失海外的文物是歷史的碎片，更是民族的記憶。德國「追蹤義和團文物」項目，不僅讓流落百年的中國文物看到了歸家的希望，更讓世界直面殖民侵略的黑歷史。文物的歸途也是歷史正義的歸途，相信隨着調查的不斷深入，或許將有更多流失德國的中國文物在不久的未來回歸故土。



●紫光閣功臣像之一。 作者供圖

詩 詞 偶 拾

半畝蒼穹半畝霜

●陳末的羽

鋤頭舉起，風在喘氣。
那是母親年輕時，最結實的嘆息。
三畝薄土，是她不曾撤退的陣地。
太陽炙烤着額上密密的汗珠，
玉米葉藏着不見血的暗器，
她說，你要讀書，去遠方，
別把蒼樸，永遠遺進泥裏。
山路上，她背着我，
左手握鋤，右手牽牛。
灶膛火光映亮半生兵荒馬亂，
豬油滋啦一聲，日子便有了香氣。

後來陣地換成千里外的病床，
她咬緊牙關，沒發出一點聲響。
直到她踉蹌着走進陌生的城，
學紅綠燈，學電飯煲的按鈕，
小心翼翼，像個學生打量課堂。

二寶入學，她執意回鄉，
指着遠山，眼神清亮。
「人總要有個着落才行。」
她的歸宿，是蘿蔔白菜，
是握得住的土壤。

前幾天見她，正給瓜豆搭架，
手指枯瘦，卻引着綠藤爬向暖陽。
她揮一揮手，像個得勝的大將軍，
轉身滾肉，把黃昏煮得滾燙。